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二百八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五百六十一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八

明

皇帝

德十四年春二月帝還京師

帝遊幸邊塞歷數千里乘馬腰弓矢步險阻冒風雪
從者多道病帝無倦容至是自宣府還京羣臣奉迎

如前儀



知

京師地震

帝自加太師勅諭巡行祈福三日郎中黃鞏

字伯固
莆田人

修

撰舒芬

字國裳
進賢人

等百四十六人先後疏諫悉杖之死者

十一人

帝降手勅諭吏部曰鎮國公朱壽宜加太師又諭禮

部曰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今往兩畿山東

祀神祈福諭工部急修黃馬快船備用閣臣及科

道官皆切諫不報兵部郎中黃鞏與員外郎陸震

字
汝

亨蘭 人 具疏連署以進

畧言陛下即位以來紀綱法度一壞於劉瑾再壞於佞倖又再

壞於邊帥益蕩然無餘矣亂本已生禍變將起因陳最急者六事一崇正學二通言路三正名號四戒遊

幸五去小人

六建儲貳 修撰舒芬亦邀其同官崔桐

字來鳳揚州人 等

七人上疏極諫

畧言陛下兩巡西北四民告病今復聞南幸盡皆逃竄非古巡狩之舉而

幾於秦皇漢武之遊宜監博浪栢之禍

吏部員外郎夏良勝

字于中南城人 及

禮部主事萬潮

字汝信進賢人

太常博士陳九川

字維濬臨川人 復

連疏入於是吏部郎中張衍瑞

字元承汲縣人

等十四人刑

部郎中陸倕

吳縣人

等五十三人繼之禮部郎中姜龍

太倉等十六人兵部郎中孫鳳洛陽人等十六人又繼

之而醫士徐鏊

嘉定人本高氏子少依舅京師冒其姓

亦以其術諫帝

與諸倖臣皆大怒下鞏震良勝潮九川鏊詔獄芬等

百有七人罰跪午門外五日已而大理寺正周叙九谿

衛人等十人行人司副余廷瓚鄱陽人等二十人工部主

事林大輅莆田人等三人連名疏又相繼上帝益怒並

下詔獄俄令與鞏震等俱跪闕下五日加梏拳馬至

晚仍繫獄諸臣朝入暮出纍纍若重囚道旁觀者無

不太息泣下廷臣自內閣及尚書石价

字邦秀
蒙城人

疏救

外莫有言者諸嬖倖揚揚意得士民怨恨伺諸大臣
出入爭擲瓦礫詬詈之諸大臣皆恐入朝不敢待辨

色請下詔禁言事者通政司遂格不受疏

是時天連
暄晝晦南

海子水涌四尺餘金吾衛指揮僉事張英曰此變徵
也乃肉袒戟刃於胸持珣諫當蹕跪哭即自刺其胸
血流滿地衛士奪其刃縛送詔獄詔杖之八十遂死
諸臣跪既畢仍杖之於廷

死者十一人

陸震余廷璘及工部主事何遵刑部主
事劉校照磨劉玉大理評事林公輔行

人李紹賢孟學詹軾劉緊李惠
校郟城人珏汲縣人公輔長樂人紹賢盱眙人陽澤
遵字孟循江寧人

州人軾玉山人崇安樂人惠祥符人

餘除名貶黜有差戍鑿於邊而車

駕亦不復出矣

夏六月寧王宸濠反巡撫江西都御史孫燧

字德成餘姚人

按

察司副使許逵

字汝登固始人

死之

宸濠久蓄異志交通肘腋因帝無儲嗣遊幸不時人

情危懼遂日夕覬覦

宸濠賄錢寧取中旨召其子司香太廟寧言於帝用異色龍牋

報賜異色龍牋者故事所賜監國書牋也宸濠大喜
列仗受賀復勅諸生父老奏闕下稱其孝且勤時江
彬欲傾寧及戚賢令太監張忠乘間為帝言曰賢稱
寧王孝譏陛下不孝身稱寧王勤譏陛下不勤身帝

宸濠包藏禍心
日夕覬覦非望
當孫燧上章公
然邀阻且使奸
黨分布孔道窺
伺朝廷叛跡已
著莫視趙王之
初不與高煦通
謀者情事迥別
固非可以隱行
消弭前此雖為

曰然下詔逐王巡撫都御史孫燧七上章言之皆為
府人毋留闕下

所邀阻宸濠益與其黨李士實

致仕都御史

劉養正

舉謀

遣姦人分布水陸孔道萬里傳報浹旬往返蹤跡大

露諸權倖匿不以聞會御史蕭淮盡發其不軌狀大

學士楊廷和請如宣宗處趙府故事遣勳戚大臣宣

諭帝乃命駙馬都尉崔元

代州人尚憲宗女永康公主

都御史顏

頤壽

巴陵人

等持諭往收其護衛宸濠聞元等且至乃

決計反以己生辰日宴諸守土官詰旦皆入謝宸濠

諸權倖所匿揚
足和容得諉為
不知何未聞其
舉以入告及蕭
淮發其罪狀尤
當密陳碩畫決
策徂征以掩其
不備願拔宣德
故事僅遣重臣
宣諭且以往收
護衛為辭激之
連反使非王守
仁在勸糾合義
旅立於蕩平其
勢幾甚又延難制
廷和之謀固措

命甲士環之大言曰孝宗為李廣所誤抱民間子祖
宗不血食者十四年今太后有詔令我起兵討賊亦
知之乎衆相顧愕眙孫燧直前曰安得此言請出詔
示我宸濠曰毋多言我往南京汝當扈駕燧大怒曰
汝速死耳天無二日吾豈從汝為逆哉宸濠入內殿
易戎服出麾兵縛燧按察司副使許逵奮曰汝曹安
得辱天子大臣因以身翼蔽燧賊并縛逵二人罵不
絕口賊擊燧折左臂與逵同曳出殺之惠民門外巡

且迂謬若此而
當時稱為名臣
以之不亡何待

按御史王金布政使梁宸參政王綸以下咸稽首呼
萬歲宸濠以李士實劉養正為左右丞相王綸為兵
部尚書集兵號十萬釋獄囚收庫藏遣人分詣諸郡
邑奪印起兵命其承奉徐欽與素所蓄羣盜閔念四
等略九江南康皆陷之

巡撫南贛都御史王守仁起兵討宸濠秋七月復南昌
守仁方奉命勘福建叛軍行至豐城

注見前

而宸濠反

知縣顧佖以告守仁急趨吉安與知府伍文定徵調

兵食治器械舟楫傳檄暴宸濠罪俾守令各率吏士

勤王因集衆議曰賊若出長江順流東下南都不可

保吾欲以計撓之少遲旬日無患矣乃多遣間諜檄

府縣言都督許泰率京軍四萬南贛王守仁湖廣秦

金

字國聲
無錫人

兩廣楊旦

字晉初
建安人

各率所部合十六萬直

擣南昌所至缺供者以軍法論又為蠟書遺偽相李

士實劉養正叙其歸國之誠令愆忠早發兵東下而

縱謀洩之宸濠果疑與士實養正謀則皆勸之疾趨

南京即大位宸濠益大疑十餘日詎知中外兵不至

乃悟守仁給之七月壬辰朔留宜春王拱榦守城而

刳其衆六萬人出大江攻安慶都督僉事楊銳

字進之蕭

縣人知府張文錦

安邱人

等固守不能克

安慶被圍十有八日銳等以寡

敵衆隨機應變所向推敗宸濠謂其下曰安慶且不克安望金陵哉

守仁聞南昌兵少

則大喜趨樟樹鎮

在臨江府清江縣東北亦曰清江鎮道通豐城為南北津要

臨

江知縣戴德孺

臨海人

袁州知府徐璉

朝邑人

等各以兵

來會合八萬人或請救安慶守仁曰不然今九江南

康已為賊守我越南昌與相持江上二郡兵絕我後
是腹背受敵也不如直搗南昌賊守備虛我軍新集
氣銳攻必破賊聞南昌破必解圍自救逆擊之湖中
棗不勝矣衆曰善己酉次豐城以文定為先鋒庚戌
夜半兵抵廣潤門守兵駭散辛亥黎明請軍梯絙登縛
拱榦等宮人多焚死軍士頗殺掠守仁戮犯令者十
餘人宥脅從安士民慰諭宗室人心乃悅

王守仁敗宸濠於樵舍

鎮名在南昌府
新建縣西北

擒之

守仁既下南昌居二日遣伍文定徐璉戴德孺各將精兵分道進而使瑞州通判胡堯元等設伏以待宸濠果解安慶圍還救南昌遇於黃家渡

在南昌縣東通饒州府餘

干縣

文定當其前鋒賊趨利邢珣統出賊背貫其中文

定乘之堯元等伏發賊大潰退保八字腦

在饒州府西

宸

濠懼盡發南康九江兵復戰大敗退保樵舍聯舟為方陣盡出金寶犒士明日宸濠方晨朝其羣臣官軍奄至以小舟載薪乘風縱火焚其副舟妃妾氏

上饒人

以下皆投水死

宸濠欲謀逆妻氏嘗苦諫不聽及是嘆曰昔紂用婦言亡吾以不用婦言

亡悔何及

宸濠舟膠淺倉卒易舟遁萬安知縣王冕所部

兵追執之士實養正及降賊按察使楊璋等皆就擒
南康九江亦下凡三十五日而賊平

秋八月帝自將擊宸濠

初宸濠反狀聞邊將在豹房者各獻擒宸濠之策帝亦欲假親征南遊遂傳旨稱宸濠悖逆天道謀為不法即令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鎮國公朱壽統各鎮

皆赴召本涉
記家言至臨
上距張灣水
過遠武宗即
輕脫斷不能
單舸徑行且
得方口侍嫗
又安得遠去
營而從官竟
知覺其事殊
取信益因武
縱佚無度失

邊兵征勦所下璽書改稱軍門檄江彬等皆隨征楊

廷和等諫不聽至是駕發京師梁儲蔣冕扈從次涿

州王守仁捷奏至留之不下

帝至保定宴於府堂與都御史伍符為藏闕戲

符探得闕帝不悅欲符至醉乃大笑方帝之南發也劉姬疾不從約以玉簪召帝過盧溝橋馳馬失簪索之不得及至臨清遣使召姬姬以無信約不肯行帝乘單舸晨夜疾行至張家灣載與俱南內外從官無知者

命太監張忠安邊伯許泰率禁軍往江西

王守仁初上宸濠反書因請黜姦諛諸嬖倖皆恨宸

良多傳述者
附會其詞用
談柄凡微行
脫之舉一切
以歸之殆亦
謂不如是之
者耳

濠既平相與媚功且懼發其罪競言守仁先與通謀

又欲令縱宸濠湖中待帝自擒守仁乘忠泰未至先

俘宸濠發南昌忠泰以威武大將軍檄邀之守仁不

與至錢塘遇太監張永守仁夜見永頌其賢

永故與楊一清

善除劉瑾故守仁稱之因極言江西困敝不堪六師擾永深然

之曰永此來為調護聖躬非邀功也公大勳永知之

但不可徑情耳守仁乃以宸濠付永而身至京口欲

朝行在會帝命守仁巡撫江西守仁乃還南昌忠泰

已先至恨失宸濠執伍文定宮辱備至故縱京軍犯
守仁或呼名嫚罵守仁撫之愈厚病予藥死予棺京
軍謂王都堂愛我無復犯者會冬至守仁命居民巷
祭已上塚哭時新喪亂悲號震野京軍離家久聞之
無不泣下思歸忠秦不得已班師比見帝讒毀百端
獨永時時左右之

冬十二月帝如南京

自帝發京師江彬在途矯旨輒縛長吏

通判胡琮
懼自縊死至

揚州即民居為提督府遍刷寡婦處女導帝漁獵以
劉姬諫稍止及是至南京又欲導帝幸蘇州下浙江
抵湖湘諸臣極諫會其黨亦勸沮乃止彬率邊兵數

萬跋扈甚成國公朱輔為長跪魏國公徐鵬舉

達七世孫

及公卿大臣皆側足事之惟參贊尚書喬宇

字希大山西樂

平人應天府丞寇天叙

字子敦榆次人

挺身與抗彬氣稍折

庚辰十五年春正月帝在南京改卜郊

時帝議南京行郊禮大學士梁儲蔣冕計此議行則

回鑿益無日極陳不可疏三上始得請焉

時帝駐蹕舊邸不入

大內一日辛牛首山軍中夜驚左右不知帝所在大擾久之乃定傳者或謂江彬欲為逆云

舊邸太祖

為吳王時

所居也

秋閏八月受江西俘

江西俘宸濠至帝令設廣場樹大纛環以諸軍釋囚

去桎梏伐鼓鳴金而擒之然後置械受俘

時張忠許泰屢矯旨

召王守仁守仁不赴忠揚言帝前曰守仁必反試召之必不至守仁知出帝意立馳至忠泰計沮不令見帝守仁乃入九華山日宴坐僧寺帝覘知之曰王守仁學道人聞名即至何謂反乃遣還鎮令更上捷音

守仁乃易前奏言奉威武大將軍方畧討平叛亂而盡入諸嬖倖名江彬等乃無言

帝發南京

先是梁儲蔣冕乞還乘輿疏八九上帝不省是秋有物若灰首墮帝前色碧又帝所御室中若懸人首狀人情益驚儲冕手疏跪泣行宮門外歷未至酉帝遣人取疏入諭之起叩頭日未奉諭旨不敢起帝許不日還京乃出會宸濠繫江上舟中民間訛言將為變帝心疑欲歸乃下詔班師丁酉發南京

是夕祭龍江
駐蹕儀真次

日至瓜洲避雨民間後自瓜洲濟江登金山遂南渡
幸大學士楊一清第製詩十章賜之還至揚州太監
邱得索賄不得以鐵絙繫知府蔣瑤
寗辱備至數日乃得釋瑤字粹卿歸安人

九月漁於積水池遂有疾

帝至清江浦幸太監張陽第踰三日自泛小舟漁於
積水池舟覆溺焉左右扶帝出自是遂不豫

冬十月至通州十二月誅宸濠還京師

帝至通州江彬矯旨召勳戚大臣赴行在議宸濠獄
時帝久駐于外京師洵洵人情危懼大學士楊廷和

宸濠身為悖逆
豈可今顯戮久
稽在南京受俘
之日距被擒已
逾一載舉國若
狂惟聞議廷議

討而于罪有反
置之度外論者
尚欲今天下諸
王議罪勢必更
加遷緩又豈處
亂臣賊子之道
乎

毛紀等請帝還大內御殿受俘然後誅宸濠不納趣
召廷和等至通州受事遂賜宸濠自盡仍焚棄其屍

帝之北還每令濠舟與御舟卸尾而行意甚防之及
抵通州謂左右曰吾必決此獄乃入羣臣請如先年
處置高煦真鑄例祭告天地宗廟仍勅天下諸王議
罪然後明正具法皆不聽傳者謂江彬復欲邀帝北
幸故欲速越三日帝還京師大耀軍容俘諸逆者及
決此獄云

家屬數千人陳輦道東西陸完錢寧亦皆裸體反接

帝去年南征江彬發寧罪狀即命羈之臨清陸完素
與宸濠比太監張永在江西搜閱簿籍得完交通事
奏之遂命執完至行在收
其母妻子女封識其家
揭白幟標其姓名死者梟

于竿凡數里不絕帝戎服乘馬立正陽門下閱視良久乃入

辛巳十六年春三月癸丑朔日食

帝崩于豹房

武宗為宦官所
以至于元氣虧
則不克享年乃
四顧生平不憚
引為己愆而於
卒小則特明其
共頌武宗固盡
庶滋深亦不應

帝于正月郊祀嘔血不能成禮輿疾歸及是益甚謂
太監陳敬蘇進曰朕疾殆不可為可以朕意達皇太
后天下事與內閣輔臣議處之前此事皆由朕誤非
汝輩所能預也丙寅遂崩於豹房太監谷大用張永

等以皇太后命移殯大內

皇太后以遺詔遣官迎興世子厚熄

獻王祐杭子時獻王堯厚熄以世子

始終不悟若此當時豹房寢疾左右無人其言僅出自中涓之

口安知非若輩

恐朝臣論其罪

故矯傳此命以

托為解免之由

固未足盡為憑

信耳

理國事 入嗣皇帝位

先是帝大漸司禮中官魏彬等以帝無皇嗣至閣言

國醫力竭矣請捐萬金購之草澤楊廷和心知所謂

不應而微以倫序之說諷之彬等唯唯及帝崩谷大

用張永至閣議所當立廷和出祖訓于袖中示之曰

兄終弟及誰能瀆焉興獻王長子憲宗之孫孝宗之

從子大行皇帝之從弟序當立梁儲蔣冕毛紀等咸贊

之乃令中官入啓皇太后廷和等侯左順門下

吏部尚書

王瓊率九卿入左掖門厲聲曰此豈小事我九卿長顧不與邪衆不答

頃之中官奉遺

詔及太后懿旨宣諭羣臣一如廷和請乃議遣官奉

迎故事當以內閣一人與中貴勲戚禮官偕往廷和

恐蔣冕去則已益孤而梁儲老矣或憚往乃佯惜儲

憊阻其行儲奮曰事孰有大于迎天子者乎敢以憊

辭遂與太監谷大用等奉遺詔以行

罷威武團營

楊廷和請于皇太后傳遺旨罷威武圍練諸營邊軍俱重賚歸鎮革京城內外皇店縱遣豹房番僧及教坊司樂人又以遺詔放逐四方進獻女子停京師不急工務收宣府行宮珠寶歸之內庫中外大悅

執江彬等下獄

彬知天下惡已又見罷遣邊兵益內疑其黨都督李琮勸彬速反不勝則北走塞外彬猶豫未決令許泰

詣內閣探意廷和慰以溫言而密與蔣冕毛紀及太
監溫祥魏彬張永合謀捕之魏彬入白太后會坤寧
宮安獸吻令江彬入祭祭畢張永留彬飯故緩之俄
而逮旨下彬亟走西安門門閉尋走北安門門者曰
有旨留提督彬曰今日安所得旨門者擁之遂被執
拔其鬚且盡有頃神周李琮亦縛至並下詔獄籍彬
家黃金七十櫃白金二千二百櫃他珍寶不可勝計

彬既敗張忠許
秦等以次下獄

夏四月興世子至京師入即位

是為世宗

世子至京師止於郊外禮官具儀請如皇太子即位禮王顧長史袁宗舉曰遺詔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楊廷和請由東安門入居文華殿擇日登極不允會皇太后趣羣臣上牋勸進乃即郊外受牋是日月中入自大明門御奉天殿即位詔草言奉皇兄遺命入奉宗祧帝遲回久之始報可

詔赦天下除一切弊政

以明年為嘉靖元年

帝之未至京師也楊廷和總朝政者三十七日中外倚以為安

及帝即位廷和革登極詔凡正德中蠹政釐抉且盡所革錦衣內監旗校工役凡十餘萬其中耆義子傳陞乞陞一切恩俸得官者大半皆斥去朝野皆稱新天子神聖且頌廷和功而諸失職之徒銜廷和次骨廷和入朝有挾白刃伺與傍者事聞詔以營卒百人衛出入

遣使迎母妃蔣氏

大興人

于安陸

召費宏入內閣

宸濠既敗言事者爭請召宏於是起宏為少保入輔政並復具弟竄編修

嘉靖欲推崇自
出本屬人子至
情諸臣必執宋
時濮議相持無
論事理不同且
亦無以慰尊親
本願蓋旁支入
承大統于孝宗
固有為後之義
然以毛裏至親
改稱叔父寔亦
情所不安嘉靖
既有父母互易
之疑復有避位
歸藩之請其心
尤為迫切誠使

詔議宗奉興獻王典禮

時帝即位甫六日即詔議興獻王主祀及尊稱禮部

尚書毛澄

字憲清
崑山人

請于楊廷和廷和出漢定陶至宋

濮王事授之曰是足為據澄乃大會文武羣臣上議

曰漢成帝立定陶王為太子而以楚王孫景後定陶

共王師丹以為息禮備至今陛下入繼大統宜如定

陶王故事以益王子厚炫主後興國其稱號宜如宋

英宗濮安獻王故事稱孝宗曰皇考興獻王曰皇叔

恭議之初即早
定本生名號加
以徽稱使得少
申敬禮則張璠
等亦無由伺間
陳言或轉可隱
全大義乃必強
詞爭執持之愈
固激之愈深于
是稱帝不已進
而稱宗稱考不
已甚而附廟其
終至于瀆禮亂
倫亦諸臣不能
於天理人情辨
酌至當有以致

父興獻王妃曰皇叔母議上帝大愠曰父母若是互
易邪其再議廷和偕蔣冕毛紀奏言前代入繼之君
追宗所生者不合典禮惟宋儒程頤濮議最為得義
理之止採而行之可為萬世法帝益不悅命博考典
禮務求至當廷和冕紀復上言三代以前聖莫如舜
未聞追宗所生父瞽瞍三代以來賢莫如漢光武亦未
聞追宗所生父南頓君惟陛下取法二君澄亦會廷
臣再三執奏俱留中不下

之耳雖然國家
將亡必有妖孽
此亦明社將屋
之一兆耳

藩邸舊臣不過
庶從微勞祇可
量加優眷若一
概擢之顯秩並

五月梁儲罷王瓊以罪戍邊

初瓊在兵部凡所誅賞悉聽中旨至是給事中張九
叙劾瓊濫鬻將官依阿權倖併劾梁儲持祿固寵儲
三疏求去賜勅馳傳歸下瓊都察院鞠治論死瓊疏
辨乃減死戍邊

儲後卒于家帝念先朝
舊臣贈太師謚文康

以表宗臯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宗臯由進士授興府長史帝即位擢吏部侍郎尋入
閣自是藩邸舊臣俱以扈從功不次錄用宗臯以疾

且八例給麻既
升量材以授之
經而四術私情
人豈所語于爵
人與共貴家文
甲修代來之功
朱呂等比當身
許然彼時決疑
况策尚有可稱
石末宗事建豐
無間袂以與府
信恩惠急機務
並公天下之大
道哉

辭不允未幾卒

六月江彬伏誅

與李琮神周錢寧等俱磔于市時京師久旱彬誅遂

大雨

沙呼寶亦并伏誅惟張忠
許奉黃綠貴近減死從逸

秋七月進士張璉

字秉用
永喜人

上疏請尊崇所生立典獻王

廟于京師

璉時以進士觀政見廷議追崇典獻王禮三上三却

璉揣知帝意乃遂上疏

畧言陛下嗣登大寶即議
尊聖考以正其號奉迎聖母

以致其養誠大孝也廷議執漢定陶王宋濮王故事
欲考孝宗叔興獻王夫漢袁帝宋英宗皆預養宮中
立為儲嗣其為人後之義甚明今陛下以倫序當立
循繼統之義非為孝宗後也且迎養聖母稱皇叔母
則當以君臣禮見子可以臣母乎長子不得為人後
興獻王于惟陛下一人利天下而為人後將母自絕
其父母乎故謂陛下入繼祖統則可謂為人後而自
絕其親則不可今宜別立聖考廟于京師以隆尊親
之孝且使母以子貴尊與父同則聖
考不失其為父聖母不失其為母矣

帝方扼廷議得

璉疏大喜曰此論出吾父子獲全矣遂手詔楊廷和
蔣冕毛紀欲尊父為興獻皇帝母為興獻皇后祖母
為壽安皇太后廷和等持不可封還手詔于是給事

中朱鴻湯史于光御史王溱盧瓊

字獻卿浮梁人

交章劾璵

帝不聽

初璵以舉人八上會試始得第有胡鐸者與璵同舉於鄉先璵舉進士及大禮議起鐸已

官湖廣參政在京師意亦主考獻王與璵合璵要之同署鐸曰主上天性固不可違天下人情亦不可拂考獻王不已則宗宗不已則入廟入廟則當有祧以藩封虛號之帝而奪君臨治世之宗義固不可也入廟則有位將位武宗上乎武宗下乎生為之臣死不

得躋于君然魯嘗躋僖公矣恐異日不乏夏父之徒也不肯署璵疏遂獨上其後諸臣爭以議禮干進稱宗入廟果如鐸言

胡鐸字時振餘姚人

命自今親喪不得奪情著為令

九月葬康陵

在昌平州金嶺山東北

謚曰毅皇帝廟號武宗

明史贊曰毅皇手除逆瑾躬禦邊寇奮然欲以武功自雄然耽樂嬉遊暱近羣小至自署名號冠履之分蕩然矣猶幸用人之柄躬自操持而秉鈞諸臣補苴匡救其不底于危亡者藉以此夫

冬十月追尊父興獻王為興獻帝祖母憲宗貴妃邵氏為皇太后母妃蔣氏為興獻后

帝屢諭閣臣早定大禮會母妃至通州聞朝議考孝宗憲曰安得以我子為他人子止通州不入帝聞而泣啓慈壽太后願避位歸藩羣臣惶懼毛澄乃謀于

內閣請稱興獻王為興獻帝王妃蔣氏為興獻后而以皇太后懿旨行之帝不得已乃報可并尊憲宗貴妃邵氏為皇太后張璉知帝意嚮已又聞母妃止通州益大喜著大禮或問以上且曰非天子不議禮願奮獨斷揭父子大倫明告中外章下禮部見者皆目為邪說惟兵部主事霍韜字渭先南海人給事中熊浹字悅之南昌揣璉言必用附和之未幾浹外轉僉事璉出為南京刑部主事韜自知為眾論所斲引疾歸

興獻后至京師謁太廟

先是禮官具儀后由正陽左門入大明東門帝不可

乃自定儀由中門入謁見太廟

時尊崇議定已詔告天下越數日帝復手

勅加興獻帝后以皇號楊廷和等上言漢宣帝繼孝昭後追謚史皇孫王夫人曰悼考悼君而已光武上繼元帝鉅鹿南頓君以上立廟章陵而已今興獻加稱帝后較之前代已極尊崇若加皇字與孝廟慈壽並是忘所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棄大義臣等不得辭其責願罷歸尚書番字亦言正統大義惟賴皇字以明若加于本生之親則正統混而無別非所以重宗廟正名分也帝曰慈壽皇太后懿旨朕不敢違廷和等復偕禮臣執奏編修陳音給事中朱明陽御史陳昌等百五人皆言稱皇非是請斥張璉邪說俱

不報

世宗皇帝

壬午嘉靖元年春正月清寧宮後殿災定皇考聖母本生
父母稱號

清寧宮後三小殿災楊廷和等因言興獻帝后加稱
列聖神靈容有未安今火災示戒昭然可見結事中

鄧繼曾

字士魯
資縣人

亦以為言

繼曾言天有五行火實主
禮又有五事火實主言名

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禮不
與今之火災廢禮失言之效也
帝勉從衆議乃稱孝

宗曰皇考慈壽皇太后曰聖母興獻帝后止稱本生
不稱皇

甘肅軍亂殺巡撫都御史許銘

甘肅總兵官李隆與銘不相能會支月糧嗾步卒請
增值銘不許遂圍公廨毆殺銘焚其屍五衛軍大亂

詔擢陳九疇為僉都御史

帝登極初九疇復原
官進陝西按察使

巡撫

甘肅按驗銘事誅隆及亂卒首事者

九疇抵鎮後言
額單七萬餘存

者不及半且多老
弱請令召募從之

三月上慈壽皇太后尊號曰昭聖慈壽皇太皇武宗皇
后曰莊肅皇后皇太后邵氏曰壽安皇太皇后興獻曰
興國太后

秋九月立皇后陳氏

元城人

冬十一月壽安皇太后邵氏崩

初太后為憲宗妃興王之藩例不從及是崩別祀奉
慈殿

癸未
二年春二月提督軍務右都御史俞諫討河南山東

賊平之

青州礦盜王堂等起顏神鎮

今青州府博山縣舊為顏神鎮地以齊孝婦顏

文姜居此因名

本明

流劫東昌兗州濟南都指揮

雍正十二年始置縣

楊紀指揮楊浩等擊之浩戰死紀僅以身免詔責山

東將吏于是諸臣分道逐賊賊不復屯聚往來金鄉

魚臺

以下註並見前

間突至曹州欲渡河不得轉掠考城循

河而西至東明長垣流入祥符封邱歸德南抵徐州

廷議以巡撫官各顧其土事權不一請設總制大臣

乃令諫與都督魯綱提督兩畿山東河南諸軍討之
賊復流至考城官軍方欲戰而河南降賊張進引三
百騎馳至麾旗先卻賊乘之官軍大潰諫等連營而
進賊始滅

葬孝惠皇太后于茂陵

先是太后崩帝欲附葬茂陵數下廷議禮官不敢固
爭楊廷和等言祖陵不宜數興工作驚動神靈帝不
從及是卒附葬焉

禮部尚書毛澄罷道卒

諡文簡

澄以議禮不合帝意抗疏引疾至五六上不允及是

疾甚復力請乃許之舟至興濟

宋縣明屬河間府今省為鎮

而卒

澄端亮有學行論事不為媿媮大禮議起帝屢遣中官諭意澄奮然曰老臣悖謬不能懃典禮惟有一去不與議已耳帝雅敬澄雖數忤旨思禮不衰其卒也深悼惜之贈少傅

歲星太白同晝見

夏四月早

兩畿山東河南湖廣江西及嘉興大同成都皆旱赤

地千里殍殣載道帝以災異勅羣臣修省

以宋儒朱熹裔孫墅

朱子十
一世孫

為五經博士

正德間給事中戴銑汪元錫

字天啟
婺源人

御史王完等相

繼言朱子繼孔子者也孔子之後有曲阜西安朱子

之後亦有建安婺源令建安已置博士其子孫在婺源

源者宜如衢州孔廟例官其嫡長一人以奉祀詔從

之至是授墅翰林院五經博士尋令世襲

閏月帝始修醮于宮中

帝用太監崔文言建醮宮中日夜不絕給事中劉最

字振廷

崇仁人劾文左道麋帑帝怒謫廣德州

晉廣德縣宋為軍元改路

明降為州今州隸江南

判官文憾不已嗾其黨芮景賢奏最在

途仍故銜乘巨舫取夫役帝益怒逮最下獄戍邵武

其後帝益好長生齋醮無虛日命夏言

字公謹貴溪人

充監

禮使湛若水

字元明增城人

顧鼎臣

字九如崑山人

充導引官鼎臣

進步虛詞七章且列上壇中應行事帝優詔褒答之

自此詞臣多以青詞干進矣

秋七月南畿大水

甲申三年春正月地震

兩畿河南山東陝西同時皆震

南京刑部主事桂萼

字子實安仁人

請改稱孝宗皇伯考詔下

廷臣議

孝宗興獻帝稱號定已二年尊崇議且寢萼在南京

與張璉同官日夜私詆朝議萼遂上疏希帝指請改

稱孝宗曰皇伯考興獻帝曰皇考興國太后曰聖母

引漢議以定興
王典禮比例固
為失當然至尊
以帝號稱為本

生于嘉靖報本
之志亦無歎矣

乃桂芳等承望

風旨遂請改孝

宗為皇伯考則

悖認實甚蓋父

子之親不可絕

而尊卑之分亦

不可踰孝宗在

位日久授受次

序甚明獻王本

藩服終身豈可

今躡相傳正統

致生借偏之嫌

况祖廟定于一

尊前此皇叔母

井錄侍郎席書

字文同
遂寧人

員外郎方獻夫

字叔賢
南海人

二疏

以聞

華疏畧言禮官失考典章納陛下于與為人後之非而減武宗之統

李獻帝之宗且使與國太

后塵于慈壽太后禮莫之盡三綱頓廢非常之變也

竊念陛下侍與國太后慨與獻帝弗祀已三年矣拊

心出涕不知其幾願速發明詔稱孝宗曰皇伯考與

獻帝皇考別立廟大內正與國太后之禮定稱聖母

至廷臣所執不過宋濮議耳按范純仁告英宗曰陛

下受神宗詔為之于封爵悉用皇子故事與入繼之

主不同則宋臣之論亦自有別今陛下奉祖訓入繼

大統未嘗受孝宗詔為之子則陛下非為人後而為

入繼之主也甚明考與獻帝母與國太后又何疑臣

久欲以請乃者復得席書方獻夫二疏伏望奮然裁

斷將臣與二臣疏並付禮官令臣等面質初書與獻

夫知大禮未定各草疏請追尊所生帝后定疏曰皇

之稱張璠曰言其應用君臣禮見而忍令孝宗獨蒙此說則入廟薦諫人將何以處之乎等語迎令布恩不顧奈緒傷倫陷其君為過梁寔名教中之罪人耳

考皇母既具開朝中詆張璠為邪說懼不敢上而密以示等及是等並進之

帝得疏心動

手詔下廷臣集議于是禮部尚書汪俊

字抑之弋陽人

會文

武羣臣二百五十餘人並排等議

俊議言祖訓兄弟及指同產言今

陛下為武宗親弟自宜考孝宗孰謂與人為後而減武宗之統也儀禮傳曰為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漢宣起民間猶嗣孝昭光武中興猶考孝元孰謂入繼之主與為人後者異也宋范純仁所言蓋言思義尤為益當不顧私親非以生前為子者乃為人後身後入繼者不為人後者也等言孝宗既有武宗為之子安得復為立後臣等謂陛下自後武宗而上考孝宗非為孝宗立後也又言武宗全神器授陛下何忍不繼其統臣等謂陛下既稱武宗為皇兄矣豈必改孝宗稱伯乃為繼其統乎又言禮官執者不過前宋濮議

臣等愚昧實不出此蓋程頤之議曰雖當專意于正
統豈得盡絕於私思故所繼主于大義所生存乎至
情至於名稱統緒所係若具無
別斯亂大倫殆為今日發也 議上留中而特旨召

璉萼及書于南京越十數日復降手諭令再集議以
間俊不得已與羣臣請加皇字以全徽稱帝又留之
十餘日始報可

二月華蓋殿大學士楊廷和罷

自帝即位廷和以帝雖冲年性英敏自信可輔太平
事事有所持諍及議大禮先後封還御批者四執奏

幾三十疏帝常忽忽有所恨左右因乘間言廷和專恣無人臣禮帝意遂內移最後以諫阻內官提督蘇杭織造大忤帝旨累疏乞休及是更議大禮求去益力許之言官交章請留不報

三月罷禮部尚書汪俊以席書代之

帝諭建室奉先殿側名觀德殿祀獻帝主後上疏力爭帝不聽趣建室益急俊遂乞休帝怒責以肆慢允其去召席書代之書未至命侍郎吳一鵬署部事

既而

命一鵬與中官賴義京山侯崔元迎主安陸一鵬言
歷考前史並無自寢園迎主入大內者且安陸為先
帝啓封之疆神靈所戀又陛下龍興之地王氣所鍾
伏乞俯納羣言改題神主奉安故宮為百世不遷之
廟其觀德殿中宜別設神位香几以慰孝思奏
入不納一鵬乃行及秋迎主至奉安于觀德殿

夏四月追尊興獻帝曰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上興國
太后尊號曰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

擇日祭告郊廟大赦天下

時編修鄒守益疏言陛下
惟崇本生業已尊為帝后

今復加稱皇考去其始封之號直與正統無別不可
以示後世又言歷觀前史如冷褒段熲之徒當時所
謂忠愛後世所斥為邪媚也師丹司為光之徒當時
所為欺慢後世仰為正直也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

視音帝得政大怒下詔獄考掠詢廣德州判官已而
修撰呂柝亦言大禮未正御史段續陳相請正席書
桂萼罪吏部員外郎薛憲工為人後解鴻臚寺少卿
胡侍言張璠等議禮之失俱下獄詢官 鄒守益字
謙之安福人呂柝字仲木高陵人
薛憲字君采亳州人胡侍字夏人

五月謹身殿大學士蔣冕罷以石瑄

字邦彥
玠之弟

為吏部尚

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自楊廷和罷冕以首輔當國帝遂汪俊用席書召張
璠桂萼悉由中旨追尊建室親自裁決不關閣臣冕
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備員內閣于朝廷事

無所匡救溺職甚矣因連疏求罷帝以瑄為廷和所

不悅

瑄先為吏部尚書楊廷和有
所不悅改掌詹事與誥勅

欲引以贊大禮乃

聽冕致仕命瑄入閣瑄據理力爭持論堅確大失帝
意

六月以張璉桂萼為翰林學士方獻夫為侍講學士

先是萼疏既上廷臣方具議璉復疏言今日之禮不
在皇與不皇而在考與不考萼又言陛下承祖宗大
統執政乃無故任已私為不道使陛下終身遂為無父

人逆倫悖義若此猶可使與斯議哉二人疏同上帝

故趣召之

初議禮諸臣無力詆執政者至等遂斥為不道且欲不使議其言恣肆無忌朝士尤

疾既而獻帝已追尊本生皇考閣臣請停召命帝不

得已從之二人已在道意大沮喪乃復合疏請與禮

官而質且云本生對所後而言若不亟去此二字則

雖稱皇考實與皇叔無異疏入帝復召二人比至都

衆洶洶欲倣先朝馬順故事斃之于廷等懼不敢出

總越數日始朝恐有伺者出東華門走匿武定侯郭

勛

英五世孫

家勛大喜約為內助時給事中張珣

字習之
潼川人

等連章劾璉萼及方獻夫席書諸人章下所司珣彙

送刑部尚書趙鑑即列璉等罪狀上請私相語曰倘

得俞旨便撲殺之帝庶知之特命璉萼為學士獻夫

為侍講學士切責珣鑑學士豐熙

字原學
鄭人

修撰舒芬

楊慎

字用修
廷和子

張行慶編修王思等皆不願與璉萼同

列乞罷歸帝怒俱奪俸璉萼以議禮驟貴于是閑罷

失職武夫小吏皆望風希指抗論廟謨矣

秋七月罷吏部尚書喬宇

帝即位初求治甚銳以宇長吏部

宇自為選郎即有人倫鑒及是銓政

一起用林俊

起刑部尚書俊時年已七十餘寓止朝房示無久居意

彭澤

起兵部尚

書孫交

字志因安陸人素為獻皇帝愛重帝久聞其名甫即位起戶部尚書

皆海內重

望頗委任之然帝性剛好自用宇所執漸不見聽其

爭大禮尤切積忤帝及是張璫桂萼並為學士宇言

內降恩澤先朝率施於佞倖小人士大夫一預其間

即不為清議所齒况學士最清華而俾萼等居之誰

大禮議起諸臣

不能酌理準情

以致激成過舉

及嘉靖發去本

生稱號自當婉

言正諫豈得挽

回乃竟跪伏大

呼撼門慟哭尚

成何景象雖事

關君父綱常所

係其重然何至

勢迫安危賴楊

復肯與同列哉帝怒切責宇遂乞休許之

林俊彭澤在部多所

執持俊以言不見納澤為言路所攻俱乞歸惟孫交始終思禮以年老致仕

詔章聖皇太后尊號去本生字羣臣伏闕諫成學士豐

熙等于邊杖員外郎馬理

字伯循三原人

于廷

帝召見羣臣左順門示以手勅言章聖皇太后命去

本生字羣臣駭愕而張璉桂萼復列上禮官欺罔十

三事且斥為朋黨于是九卿詹事翰林給事御史六

部大理行人諸司各上章爭之皆留中不下尚書金

慎則以為伏節

死義之日王元

正張紳則以為

萬世瞻仰之舉

儼然以疾風勁

草自居止國傳

一己之名而于

國事毫無裨益

且以桂芳詠斥

執政被嫉尤深

全是徇于私意

縱使直聲昭著

亦何足取明季

積習相沿幾成

銅疾真不可救

藥矣

獻民

字舜舉
綿州人

少卿徐文華

字用光
嘉定州人

倡言曰諸疏留

中必改稱孝宗為伯考矣吏部右侍郎何孟春曰憲

宗朝議慈懿太后葬禮姚夔率百官伏哭文華門此

我朝故事也楊慎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死義

正在今日編修王元正

字舜卿
盤屋人

給事中張紳曰萬世

瞻仰在此一舉有不力爭者共擊之遂會羣僚

九卿
二十

三人翰林二十二人給事二十人御史三十人諸司

即宮吏部十二人戶部三十六人禮部十二人兵部

二十人刑部二十七人工部

跪伏左順門有大呼高

十五人大理寺屬十二人

皇帝孝宗皇帝者帝方齋居文華殿命中官諭之退
不聽帝怒遣錦衣先執為首者豐熙張翀及御史余

翔即中余寬

浙江臨海人

黃待顯

蒲田人

陶滋相世芳

安邑人

大理寺正母德純

南充人

八人下獄楊慎等乃撼門大哭

衆皆哭聲震闕廷帝益怒命盡錄諸臣姓名

時有不
在列者

其親故以不預義
舉為嫌多為代書

遂繫馬理等一百九十人于獄孟春

等待罪越數日為首者戍邊四品以上奪俸五品以

下予杖編修王相

字懋卿
鄞人

等十有六人杖死自是衣

冠喪氣聰夢等勢益張

武英殿大學士毛紀罷

紀請宥伏闕諸臣罪帝怒傳旨責紀要結朋奸背君
報私紀乃上疏乞骸骨帝銜紀亢直允其去

土魯番圍肅州命尚書金獻民都督杭雄

字世臣世為
綏德衛總旗

往禦之

土魯番比歲通貢朝廷待之如故亦不問巴雅濟事
至是莽蘇爾忽以二萬騎圍肅州巡撫都御史陳九

疇自甘州馳入城守禦奏聞于朝帝以獻民總制軍
務雄充總兵官率師西討

八月大同軍亂殺巡撫都御史張文錦

初文錦以大同無險可恃乃度地築五堡參將賈鑑
督役嚴卒皆怨堡成議徙卒戍之衆憚行鑑復趣之
急遂為亂殺鑑并及文錦裂其屍出故總兵朱振于

獄脇為帥事聞以蔡天祐

字成之
睢州人

為僉都御史往撫

之衆稍戢已而金獻民抗雄師過大同叛卒疑見討

復亂命侍郎胡瓚

字伯珩
永平人

都督魯綱統京軍三千往

討叛卒洵洵拒守殺知縣王文昌圍代王府脅玉奏

乞赦王微服夜走宣府天祐請止京軍勿遣而瓚等

已至陽和頃之總兵官桂勇令千戶苗登擒斬首惡

郭鑑等天祐函封送瓚請班師甫二日鑑父郭庖子

復肆焚掠詔切責天祐召勇還京即以朱振代之庖

子逃匿塞外明年春復潛入城天祐閉門索獲之及

其黨三十餘人皆斬以徇衆始定

自甘州軍亂朝廷
處之輕諸邊卒頗

無忌故復有是變席書以朱振不宜用詆政府皆
中材無能定亂濟時困力薦楊一清王守仁入閣

以賈詠

臨潁人

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詠先為吏部侍郎及是遂晉尚書入閣

九月更定大禮稱孝宗為皇伯考昭聖皇太后為皇伯
母獻皇帝為皇考章聖皇太后為聖母

尊稱由是遂定

土魯番退金獻民等還

陳九疇擊破土魯番衆斬塔濟廸音其分掠甘州者

亦為總兵官姜瓖所敗賊乃遁走獻民等至蘭州聞賊已退遂引還

冬十二月起楊一清為兵部尚書總制三邊

故相行邊自一清始一清自是凡三為總制溫詔褒美比之郭子儀

乙酉四年春三月仁壽宮災

夏五月復傳陞官

初王邦奇在武宗朝黃緣入錦衣構害甚眾帝即位

悉革傳陞官至是邦奇詭詞求復遂授錦衣衛試百
戶同時復官者九十餘人兵部尚書金獻民固爭不

聽

邦奇素憾楊廷和彭澤
未幾連構大獄事詳後

京師大雨雹

作世廟

初國子生何淵首請建世廟廷臣惡之出為平涼主
簿屢被上官撻笞求內改帝擢為光祿寺署丞于是
復申前議併請祀獻皇帝于太廟章下廷議席書率

羣臣言天子七廟周文武並有功德故立文武世室於三昭三穆之上獻皇帝追稱帝號未為天子淵安為諛詞乞寢其奏不報張璠奏曰孝子之心無窮分則有限別立禰廟禮之得為者也臣昧死勸陛下為之入于太廟禮之不得為者也臣昧死勸陛下勿為書復三疏勸止帝遣中官諭書曰朕紹膺大統即以皇考為百世之室何不可而卿乃怯衆飾奸邪書知帝意不可回遂請于皇城内別立一廟詔可定名世

廟後更為獻皇帝廟

秋八月營仁壽宮

南畿地震

是歲天下地震凡六十有三

田州指揮岑猛叛詔都御史姚鏌

字英之
慈谿人

討誅之

廣西岑氏自洪武以來世為土知府

田州
思明

弘治中猛

與思明岑濬搆兵濬攻臨田州猛遁走總督潘蕃

字
廷

芳崇
德人

討誅濬朝議田州思明復改設流官降猛千戶

徒福建

劉大夏所議已見前

正德初猛賂劉瑾以同知攝府事

撫輯遺衆覲復祖職後從征江西流賊所至剽掠為

民害尋以賊平論功進指揮同知非猛本意頗怨望

又自恃兵力數侵奪鄰境巡撫都御史盛應期

字思徵吳

江人上猛反狀請討會應期以他事去詔鎮徃代鎮調

永順保靖兵令都指揮沈希儀

字唐佐貴縣人

統之進討用

希儀計結猛婦翁岑璋為內應

璋因其女失愛藉以報猛

斬猛長

子邦彥復誘猛殺之以其首獻田州平後遂改為流

官

冬十二月大禮集議成頒示天下

閏月乙卯朔日食

丙戌五年春二月定有司久任法

吏部尚書廖紀

字時乘
東光人

言邇者守令遷轉太頻政多

苟且空遵舊制俟九年考滿有政績者乃遷從之

夏五月召楊一清復入閣

席書與費宏有隙張璫桂萼亦力排宏先是御史吉

楊一清立朝尚不失為正人乃當大禮議起竟寓書門人盛舉張璉冀其聞而援引即一端已足隱其生平揆諸大臣進退之道又豈當如此說遇耶

崇請召還一清以消朋比帝因議禮故欲藉一清以

箱衆口命以吏部尚書入閣

初大禮議起一清方家居見張璉疏寓書門人

喬宇曰張生此議聖人復起不能易也聞席書禮部之命勸書早起召以定大議璉等既驟顯顯引一清帝亦以一清老臣恩禮加渥焉

秋九月章聖皇太后有事于太廟世廟

世廟既成章聖太后欲謁見帝詢張璉桂萼俱援廟見禮言宜先見太廟次謁世廟費宏楊一清等爭之不得石瑄復上疏極諫言我朝家法后妃入宮未有

無故復出者太廟尊嚴非時享祫祭天子亦不輕入
况乃后妃媿輩所引廟見禮今奉先殿是也聖祖神
宗行之百五十年何至今日忽倡為異議且陰陽有
定位不可侵越陛下為天地百神之主致母后無故
入太廟坤行乾事陰侵陽位不可之大者也帝不聽
丁亥
六年春二月小王子寇宣府

小王子寇宣府水地莊再入太白陽堡

在龍門縣西
北即唐橋州

白陽鎮

叅將王經開山戰死所部殺傷殆盡

時
最富強控

弦十餘萬多蓄貨貝其後稍厭兵徙幕東方號曰土
然特分諸部落在西北邊者其從父行濟農諳達二
部最疆擬有河套時人寇遼小王子徙
幕在十一年按濟農信作吉囊今改

費宏石珪罷

張璫桂萼由郎署入翰林驟至詹事望為經筵講官

典兩京鄉試教習庶吉士宏每示裁抑璫萼大恨毀

宏于帝及璫居兵部宏欲用新寧伯譚綸

字子理
忠曾孫

掌

奮武營璫遂劾宏刦制府部宏連疏乞休帝雖慰留

然終不以譴璫萼于是奸人王邦奇承璫萼指上書

訐故大學士楊廷和

邦奇指廷和次子主事悖及婿修撰金勛鄉人侍讀禁桂章與

彭澤弟冲交闕請

并誣宏及珏為奸黨

璉等將與大獄給事中楊

囑俱逮下詔獄

言抗章曰故輔廷和有社稷之勲閣臣宏珏乃百寮

之表邦奇心懷怨望文飾奸言詬辱大臣熒惑聖聽

宜罪帝大怒逮言親鞫午門脩極五毒卒無撓

宏珏

詞已而謫官獄亦尋解

楊言字惟仁鄆人

求去益力帝許宏馳驛而責珏歸怨朝廷失大臣誼

一切恩典皆不予歸裝襮被車一兩而已都人嘆異

謂自來宰臣去國未有若珏者

珏清介端亮繼楊廷和蔣冕毛紀後以彊

諫罷政自是迄嘉靖季密勿大臣無進

逆耳之言者矣珏歸後踰年卒謚文隱

召謝遷復入閣

費宏舉遷自代楊一清欲阻張璉亦力舉遷帝遣行人齋手勅即家起之命撫按官敦促上道遷不得已拜命

三月前少保謹身殿大學士劉健卒

諡文靖

健自劉瑾誅後復原官致仕聞武宗數事巡遊輒涕泗不食曰吾負先帝帝登極屢賜存問比之司馬光

文彥博至是卒年九十有四贈太師

健器局峻整學問深邃在閣時

嘉靖欲相張璉
已為徇于私意
若璉望資望既
深素無表見更
不足以塞衆望
徒以中官延譽
擢爾給廡是豈
進用大臣之道

同列李東陽以詩文引後進海內士皆抵掌談文健
若不聞獨教人治經窮理其事業尤明俊偉明世輔

臣鮮有
比者

以翟鑾

字仲明其先諸城人後家京師

為吏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

閣預機務

帝意欲相張璉命廷臣舉素有才望者再推而璉不
與會中官多譽鑾遂用之揚一清以鑾望輕請用羅

欽順

字允升秦和人

吳一鵬不聽

夏五月丁丑朔日食

况整為消人所
研卷則其平日
依附貪邪可知
嘉靖方欲抑制
臣官願於命相
入事惟若策之
言是聽又豈能
防微杜漸者乎

以羅欽順為吏部尚書辭不拜

欽順見張璁桂萼用事屢召不起家居杜門潛心格

物致知之學所著有困知記至是卒

贈太子太保謚文莊

總制兩廣軍務王守仁撫降田州蠻

田州既設流官州人皆不樂岑猛黨盧蘇王受等糾

眾為亂陷州城姚鏌不能定詔起守仁兵部尚書督

兩廣軍討之守仁疏言田州地隣交趾徭獍出沒宜

仍設土官俾為屏蔽遂與巡按御史石金

黃梅人

定計

招撫散遣諸軍祇留永順侯驍兵一千餘甲侯長蘇
受初求撫不得至是率衆乞降守仁諭以朝廷威德
蘇受及其衆皆踴躍羅拜乃囚首自縛赴軍門請命守
仁數二人罪杖而遣之隨入營撫定其衆因上言岑
氏世効邊功宜存其祀請割田州地別立一州以岑
猛次子邦相為吏目署州事設巡檢司十九以蘇受
等任之並受約束于流官報可田州以安

六月詔科道官互相糾劾

言官職司風紀
過有奸貪不法

小許隨事糾彈
心令其彼此互
以論劾非攻訐
共之即袒徇同
官分門植黨之
風益自此而熾
任考此奏不過
相圖報復嘉靖
不察遂爾偏聽
土奸致小人得
伯以中傷善類
朝政如此復何
田使奸黨斂迹
乎

時京察拾遺桂萼為南御史所論乃上言楊廷和私
黨猶在言路昔憲宗初年命科道于拾遺後互相糾
劾請舉行如制吏部侍郎何孟春言憲宗無此詔萼
被論圖報復不可信帝終用萼言趣速舉孟春以御
史儲良材等四人名上帝獨黜良材而特旨斥鄭自
璧字采東
祥符人等數人自璧素敢言權倖側目或中以蜚
語故被斥已而良材辨疏力詆廷和指孟春為奸黨
萼奏復其官

秋八月覆治妖賊李福達獄罷謫刑部尚書顏頤壽等
四十六人

福達山西崞縣人初坐妖賊王良李鉞黨戍山丹衛

明置今為縣屬甘州府逃還更名午為清軍御史所勾再戍山

海衛明置金為臨榆縣屬永平府復逃居洛川姚秦縣今屬郿州以彌勒

教誘愚民郤進祿等為亂事覺進祿伏誅福達先還

家得免更姓名曰張寅挾重貨往來徐溝金縣今屬太原府

間輸粟得太原衛指揮用黃白術干武定侯郭勛勛

大信幸其仇薛良訟於巡按御史馬錄

字君卿
信陽人

錄問

得實檄洛川父老雜辨之蓋信勛為移書祈免錄不
從偕巡撫江潮具獄以聞且劾勛庇奸亂法章下都
察院覆如錄奏詔責勛對狀勛懼乞恩因為福達代
辨帝置不問會給事御史等交章劾勛勛再自訴以
議禮觸衆怒為言帝心動勛復乞張璉桂萼為援璉
萼素惡廷臣攻已亦欲借是舒宿憤乃合謀騰蜚語
謂諸臣内外交結借端陷勛將漸及諸議禮者帝深入

其言而外廷不知攻勛益急帝愈疑命取福達等至
京師下三法司訊既又命文武大臣更訊之皆無異
詞帝大怒將親訊以楊一清言而止仍下廷鞫頤壽
等不敢自堅改妖言律帝猶怒乃反前獄抵薛良誣
告罪帝以罪不及錄怒甚命璉萼方獻夫分署三法

司事盡下尚書頤壽左都御史聶賢

長壽人

大理卿湯

沐

字新之江陰人

等于獄嚴刑推問璉萼等復請逮給事

御史前劾勛者亦并繫獄于是大肆撈掠錄不勝刑

自誣故入人罪璉等乃定爰書言寅非福達錄等

恨勛構成寃獄因列上諸臣罪名帝悉從其言謫戍

極邊遇赦不宥者五人

山西布政使李璋

李瑄等 謫戍邊衛

者七人

給事中劉琦御史程啓充等皆前劾勛者琦字廷珍洛陽人啓充字以道嘉定州人

為民者十一人

都御史聶賢給事中王科等科亦前劾勛者科字進卿涉縣人

草

職閒住者十七人

尚書顏頤壽巡撫江潮太僕卿汪元錫光祿卿余才等元錫與才于

延臣會訊時偶語曰此獄已得情何用再鞠偵者告夢以聞亦逮問論罪

其他下巡按逮

問者又五人

副使周宣等

錄以故八人死擬重辟獻夫力

爭乃減死永成烟瘴地遇赦不宥薛良抵死衆證皆成
張寅還職帝聽夢等平反有功賜二品服俸給三代

誥命遂編欽明大獄錄頒示天下

方惣夢等反福建之獄舉朝雖不直

惣夢而以寅福建姓名錯互亦或疑之至四十五年正月四川大盜蔡伯貫就擒自言學妖術于山西李同所司檄山西捕同下獄同供李午之孫其父曰大禮世習白蓮教惑衆倡亂與大獄錄姓名無異由是

福建獄

始明

賈詠罷

馬錄之被逮也詠遺書相慰惣夢等搜錄篋得之帝

責詠詠引罪致仕去

九月以桂萼為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

故事尚書無兼學士者自萼始

冬十月以張璉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璉自釋褐至入閣僅六年時楊一清為首輔翟鑾在

閣帝待之不如璉嘗諭璉朕有密諭毋泄朕與卿帖

悉親書璉因引仁宗賜楊士奇等銀章事帝從其言賜

之璉深恨諸翰林會侍讀汪仙講洪範不稱旨璉請自講讀以下量材外補于是改官及被黜者二十

餘人并罷選庶
吉士翰苑為空

子戊 七年春正月逮前都御史陳九疇於獄謫戍極邊削

奪前尚書金獻民彭澤職

初土魯番敗退都指揮王輔言莽蘇爾及伊蘭俱死
礮下九疇以聞其實兩人未死帝固疑之獻民至蘭

州時寇退已久獻民再復奏捷帝亦頗知其事

事皆
在三

年然皆未發也會百戶王邦奇訐揚廷和彭澤言哈
密失國番賊內侵由澤賂番求和廷和論殺沙呼實

所致詞連九疇獻民部議猶未覆桂萼知帝方怒邊臣欺罔因請追論前事意欲并坐廷和帝降手詔數百言遣官逮九疇及獻民下獄必欲置九疇於死刑部尚書胡世寧言九疇誤信部校之言妄報賊死罪固

難免然奮身破賊保全肅州孤城功亦足抵帝意稍回乃減死戍極邊獻民澤皆落職廷和得免

聰萼等既反李

福達定案復搆興封疆之獄措紳無不側目而當時又有陳洸一事洸潮陽人素無行以給事中奉使還回籍家居踰二年與知縣宋元翰不相能命其子柱訐翰謫戍元翰撫洸罪及惟簿事刊布之名辨寃錄

由是沈不齒于清議已而沈赴京復命方在道聞已外補僉事大恚先是沈嘗言獻帝不可稱皇及是見魏夢輩驟顯乃以舊官上疏言總等議是亟宜去本生之稱侍即何孟春言沈已外補猶冒舊銜宜究問帝不聽復沈故官沈遂劾大學士費宏尚書吳一鵬等為邪黨魏夢大悅遂引以擊異已于是御史藍田特疏論沈且封上元翰辦冤錄都察院請解沈任回籍聽勘帝不得已從之遣刑部郎中葉應驄及錦衣千戶李經偕往應魏恐經受賄與焚香誓天會巡按御史熊蘭等雜治具上沈罪狀至百七十二條除赦前及曖昧者勿論當論者十三條罪惡極宜斬妻離異子柱絞沈懼亡詣闕求救于夢帝方持應魏疏未下夢要魏共奏謂沈議禮臣為法官所中帝入其言帝免罪為民尋并原其妻子獄定已久會馬錄等得罪沈意乘此故案可翻也上言訐應驄等夢因為沈訟寃遂連應驄元翰及沈九卿會錦衣衛廷訊是日

當應驄按事不實律斥為民洗復官帶猶憾應驄不已

黃霧四塞獄弗竟次日又大風拔木詔停刑乃越數年又令人誣奏應驄勘獄時酷殺無辜二十餘人按驗無實帝特謫應驄戍遼東是獄始終八年凡攻洗及治洗獄者無不得罪逮捕至數百人天下益惡驄

萼草志橫羞言議禮臣矣 藍田即墨人葉應驄字肅卿鄆人

二月起王瓊為兵部尚書總制三邊

瓊在戍久桂萼等言瓊前攻楊廷和故羣臣爭起排之今邊陲急人廷臣才實出瓊下帝乃復瓊官代王

憲

字維綱東平人

總制三邊

三月大學士謝遷罷

遷之赴召也年已七十有九居位數月力求去帝待

之愈厚

天寒免朝參
除夕賜詩

及是以病告歸

遷學術純正秉
節直諒始終如

一歸後三年卒于

家贈太傅謚文正

夏六月頒明倫大典於天下削前華蓋殿大學士楊廷
和等籍

初大禮集議成張璁請彙為全書桂萼請備書大臣
進退百官謹謫以志明斷至是帝自制文序名曰明

倫大典刊布天下追論前議禮諸臣罪削廷和籍蔣

冕毛紀毛澄汪俊喬宇林俊皆奪職斥何孟春夏良

勝為民

時毛澄林俊已前卒蔣冕及汪俊喬宇何孟春後俱卒于家毛紀里居久之以恩詔叙復

帝亦忘其議禮時事再遣官存問卒贈太保謚文簡夏良勝嘗輯其在吏部時章奏名曰銓司存稿凡議禮諸疏具在後為仇家所發再下獄謫戍遼東卒隆慶初諸臣皆復官追贈蔣冕謚文定林俊謚貞肅汪俊謚文莊喬宇謚莊簡何孟春謚文簡

秋七月王守仁平斷藤峽徭

自韓雍去兩廣斷藤峽徭復熾上連八寨

今廣西思恩府上林

縣北有周安鎮明時為八寨之一八寨者思吉周安古卯古蓬古鉢都者羅黑殺丁後又益龍哈啞咳為十寨猛獠下通仙臺花相諸峒在潯州府平南縣北迴環相屬盤據占據於此

三百餘里郡縣羅害者數十年守仁平田州還兩江

左右江也父老遮道言狀盧蘇王受亦請立功自贖守仁

乃留南寧故為罷遣諸兵示不再用伺賊不備潛軍

突進連破牛腸六寺等寨在藤峽連西

循橫石江亦曰橫水江在

潯州府武宣縣東南柳州右江上源諸水至此合流而東即大藤峽而下攻克仙臺花

相諸賊復令蘇受搗平八寨於是藤峽復寧初守仁

赴廣西桂萼諷令乘機取交趾守仁辭不應萼大恚至是斥守仁征撫交失賞格不行

冬十月皇后陳氏崩

諡悼靈皇后
後改諡孝潔

十一月立妃張氏為

皇后

土魯番寇肅州王瓊請令入貢詔許之遂棄哈密

初陳九疇在甘肅力言土魯番不可撫宜閉關絕貢專固邊防帝可之因拘其前後使數十輩及九疇得罪瓊督三邊悉遣還所繫且許通貢番酋益驕會其

黨伊蘭

本庫森人幼為番所掠長而黠健何里妻以妹握兵用事為西陲患庫森舊作曲先令改

獲罪內附遂引衛拉特犯肅州為遊擊彭濬所敗乃復遣使求貢請以哈密城易伊蘭瓊疏請許之兵部尚書胡世寧言番酋變詐多端請勅瓊毋輕許通貢以弛邊備至哈密三立三絕不必興復伊蘭反正歸順不可遣還帝深然其言命瓊熟計詳處瓊再疏申前請張璠等皆主瓊議遂從之而獨留伊蘭不遣自是土魯番許通貢而哈密城印及巴雅濟存亡遂置

不問

已而莽蕪爾桀傲愈甚朝廷不能罪然自伊蘭既降其勢漸孤河西稍獲休息哈密後為沙布

塔子穆爾瑪哈穆特所有服屬土魯番比歲一貢迨隆慶萬歷朝不絕非忠順王苗裔矣

穆爾瑪哈穆

特舊作米兒

馬黑木今改

巳丑 八年春正月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新建伯王守仁

卒

隆慶初追謚文成

守仁病篤乞骸骨舉鄖陽巡撫林富

莆田人

自代不俟

命竟歸行至南安卒喪過江西軍民無不縞素哭送

者桂萼劾其擅離職守詔停世襲卹典俱不予

守仁天安

白道學之名立
儒之好名者雖
日侈談理道而
無裨究用者多
若王守仁功業
表著原不佞講
學為輕重其致
良知之說蓋由
尋繹而得非徒
探索空虛者比
迨其後門徒浸
廣欲誇授受之
殊以致輒轉滋
紛漸生異說遂
招訾議之只當
東歸各師傳也

英異幼時謁上饒婁諒與講朱子格物大指還家日
端坐讀五經亦泛濫二氏學數年無所得及謫龍場
窮荒無書日繹舊聞忽悟格物致知當返諸心不當
求諸事物喟然曰道在是矣故其為教專以致良知
為主從遊弟子甚衆最著者餘姚錢德洪山陰王畿
學者稱之婁諒字克貞錢德洪名寬以字行王畿
字汝
中

二月以桂萼為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
萼素與張璉比及同居政府遂復相失

河南襄陽大饑

巡按湖廣御史張祿平原人繪圖以獻帝憫之詔有司

亟賑時廣東僉事林希元

字懋貞
晉江人

上言救荒有二難

曰得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曰極貧便賑米次貧便賑
錢稍貧便轉貸有六急曰垂死急餽粥疾病急醫藥
病起急湯米既死急募瘞遺棄孩穉急收養輕重繫囚
急寬恤有三權曰借官錢以糶糴興工作以助賑借
牛種以通變有六禁曰禁侵漁禁攘盜禁遏糶禁抑
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戒遲緩戒拘文戒遣使
因輯為書以上詔有司舉行

夏六月前少師華蓋殿大學士楊廷和卒

隆慶初追諡文忠

廷和卒後帝問李時

字宗易任邱人

太倉所積幾何對曰可

支數年由陛下初年詔書裁革冗員所致帝慨然曰

此楊廷和功不可沒也

廷和性沉靜詳審初選翰林不好為聲律華藻之學惟考

究掌故民瘼邊事及一切法家言鬱然負公輔望入閣後李東陽謂曰吾於文翰頗有一日之長若經濟事須歸介夫及武宗之終卒安社稷者廷和力也人以東陽為知言

秋八月張璉桂萼罷九月召璉還楊一清罷

璉萼與楊一清積不相能給事中孫應奎

字文宿洛陽人

疏

張璉桂芳方以
逞私報復被劾
免官而霍韜復
敢擯臂肆言輒
以議禮同進為
辭欲與之俱去
足明知嘉靖回
諷之隱而巧為
要挾其情殊不
可問且進退點
涉惟君所命乃
云張桂之行勢

論一清及璉等優劣乞鑒三臣賢否以定去留其同

官王準

字子推世籍秦府儀衛司

陸粲

字子餘長洲人

復相繼劾璉等引

用私人日圖報復威權既盛黨與復多不亟去之將

為社稷患帝感悟立罷璉等霍韜攘臂言曰張桂行

勢且及我乃疏詆一清力為璉等辨雪謂陸粲之劾

實一清嫉之臣與璉等俱以議禮進璉等去臣不能

獨留帝即召璉還貶準典史粲驛丞霍韜再疏詆一

清帝令法司會廷臣雜議刑部尚書許讚

字廷美進之子請

且及我遂因而
攻訐一清其貪
詐奸險之情態
更無所不至當
野議禮諸臣結
為朋黨害政恣
行藉更小人之
尤耳

削一清籍璉故三上密疏引一清贊禮功乞寬假實
以堅帝意俾速去帝果令一清致仕

冬十月癸亥朔日食戊刑部員外郎邵經邦

字仲德
仁和人

於

邊衛

經邦疏言日食於正陽之月質諸小雅變象懸符令
得毋皇父其人乎邇者張璉桂萼已罷尋以議禮功
復召輔政人言莫之恤天變可不畏哉疏入帝大怒
立下鎮撫司拷問戍鎮海衛

明置今省故城在福建
漳州府漳浦縣東北

除外戚世封著為令

從方獻夫請也

獻夫言外戚之封不當世及歷引漢唐宋事以證帝善其言下廷臣議由

是外戚永

絕世封

十一月復召桂萇入閣

張璪既召還儒士蔡圻知帝必復萇因疏頌萇功請
召之帝乃賜勅令撫按官趣上道萇還朝盡復所奪
官仍叅機務

庚寅九年春二月皇后親蠶於北郊

都給事中夏言疏請皇后親蠶以為古者天子親耕
南郊皇后親蠶北郊禮本並行不宜偏廢帝詔禮官
詳考古制以聞大學士張璉等因請建先蠶壇於安
定門外皇后行親蠶禮既而以北郊出入未便命於
西苑行之

夏四月楊一清卒

一清故與太監張永善至是永有家奴許永曾盜庫
金及歿永弟容多以饋一清求作墓誌詔法司推問

張璠從中主之坐一清受賕奪職一清大恨曰老矣

乃為孺子所賣疽發背死

一清博學善權變尤曉暢邊事羽書旁午一夕占十

疏悉中機宜晚為璠等所軋不獲以恩禮終歿後數年始復故官尋追謚文襄

五月作四郊

帝既定明倫大典益思覃思制作之事以天地合祭

為非禮

洪武初李善長等建議分祭天地于南北郊冬至則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以大明夜明星

辰太歲從夏至則祀皇地祇于方丘以五嶽五鎮四

海四瀆從太祖如其議行之十年春太祖感齋居陰

雨覽京房災異之說謂天地猶父母分祭異處情有

未安乃作大祀殿于南郊每歲孟春合祀天地列朝

遵之帝以上帝皇地祇合祭
一處非古禮與張璠言之

欲分建二郊并日月為

四張璠不敢決會夏言請舉親蠶禮帝以南北郊之
說與分建二郊義合因令璠論言陳郊議言乃上疏
以為國家合祀天地舉行不于長至而于孟春俱不
合古典宜令羣臣博考詩書禮經所載及漢宋諸儒
之定論太祖國初之舊制陛下稱制而裁定之此中
興大業也詹事霍韜謂分祀說見周禮王莽偽書不
足據言復上疏以為周禮一書于祭祀為詳故宋儒

葉時之言曰郊丘分合當以周禮為據朱子亦以是書為周公輔佐成王垂法後世何可誣以為偽因遂劾韜帝大怒下韜獄于是禮部集上羣臣所議主分祭者都御史汪鉉

婺源人

等八十二人主分祭而以慎

重成憲及時未可為言者大學士張璉等八十四人主分祭而以山川壇為方丘者尚書李瓚等二十六人主合祭而不以分祭為非者尚書方獻夫等二百六人無可否者英國公張崙

懋之孫

等九十八人帝特

降璽書獎言賜四品服俸卒從其議分建園丘方丘於南北郊以二至日祭建朝日夕月壇于東西郊以春秋分祭祈穀南郊則以正月上辛行之言又贊成

二郊配享議

洪武時郊祀以仁祖配建文即位改奉太祖洪熙以後太祖太宗並配及是言

止疏云太祖太宗並配父子同列稽之經旨未能無疑臣謂周人郊祀后稷以配天我太祖足當之禮臣集議以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我太宗足當之禮臣集議以為二祖配享百有餘年不宜一旦輕改帝降勅諭欲于二至日奉太祖配南北郊孟春奉太宗配上帝于大祀殿言再疏贊之乃定議南北郊太祖獨配孟春大祀殿太

自是言大蒙帝眷

時帝又議建雩壇于孟夏行大雩禮議太社太

宗並配

稷以勾龍后稷配議祀帝社帝稷于西苑議祀高
禋之神于皇城東皆命下禮官多以獨斷行之

秋九月罷雲南鎮守中官

冬十一月更定孔廟祀典尊孔子曰至聖先師

張璉上言先師祀典有當更正者叔梁紇乃孔子之
父顏路曾皙孔鯉乃顏曾子思之父三子配享廟廷
紇及諸父從祀兩廡聖賢之心豈安請于大成殿後
別立一堂祀叔梁紇而以顏路曾皙孔鯉配之帝以
為然因言聖人尊天與尊親同今籩豆十二

洪武舊制籩豆

用十成化中以尚書周洪謨言增為十二牲用犢全同祀天儀亦非正禮

其謚號章服

洪武仍元之舊稱大成至聖文宣王冕十二旒服十二章

悉宜改

正璵緣帝意言孔子宜稱至聖先師不稱王祀字

宜稱廟不稱殿宜用木主其塑像應毀

塑像始于唐開元八

年邊豆用十樂用六佾配位公侯伯之號宜去止

稱先賢先儒其從祀申黨公伯寮秦冉等十二人

宜罷

中黨即申振後禮官議去黨存振不在十二人之數其顏何荀况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

肅王弼杜預

林放蘧瑗等六人

後禮官議林放蘧瑗外又有盧植鄭

吳澄俱罷

衆鄭元服虔祀於其鄉后蒼王通歐陽修胡瑗蔡
范甯共七人

元定宜從祀帝皆從之

時編修徐階獨條不可改者五不必改者三詞甚辯

帝怒謫階于外

乃御製正孔子祀典說宣付史

階字子升華亭人

館

初洪武時司業宋濂請去像設主禮儀樂章多所更定太祖不悅謫濂官成化間少詹程敏政

嘗謂馬融等八人宜斥給事中張九功并請罷荀

况公伯察等而進后蒼王通為周洪謨所抑而止

至是璵議毀像蓋用濂說先賢去留畧如九功言

其進歐陽修則以濮議故也叔梁紇本祀殿西璵

謬謂兩廡以動帝聽其建廟雖

當亦緣附會獻皇廟而行之也

始祀昊天上帝于南郊禮成大赦

唐宋郊祀推恩

費至鉅萬已為

謬舉嘉靖方廢

定典章正宜復古制以垂永久乃禮成而普行大赦復蹈矯誣妄濫之失且從此定為常例其縱弛又何可勝言蓋是時嘉靖急氣漸生親郊已成僮事遂不免於歸諍張未幾而祈穀之典且移于大內以道流所照之所而上享行事尤為簡賚不經其于

辛
十年春正月祈穀于大祀殿

禮畢帝終以太祖太宗並配為不然因諭張璉嗣後

大報祈穀但奉太祖配尋又親定祈穀儀注改用驚

蟄節明年啟蟄屆帝疾不能親乃令代定侯鄆勛代至十八年改行于大內之元極寶殿不奉配遂

為定制

更定廟祀遷德祖于祧廟

初太祖定廟祀孟春特享羣廟各南向三時祭于德

祖廟序用昭穆後罷特享四孟歲暮俱以昭穆序北

考禮之初衷又
何大相刺謬乎

京既建廟制一如南京及憲宗升祔九室已備

德懿
熙仁

四祖太祖太宗
及仁宣英三宗

用禮官議祧懿祖孝武繼祔祧熙仁

二祖獨德祖以始祖不祧每時享太祖位猶東向帝
欲更定之乃先於去年春復行特享禮令祠官于殿
內設帷幄如九廟位皆南向各奠獻如儀至是遂遷
德祖主于祧廟奉太祖主于殿正中七宗以序進遷
于是太祖始正南向位而德祖不復與時享矣

桂萼罷

萼初銳意功名不恤物議及再召還氣懾不敢復縱

至是以病乞歸未數月卒

萼性很愎為知縣時悻悻使氣屢為上官所辱既得

志報復無虛日又好排異已凌虐同官議禮議獄構害不下數十百人

三月復罷四川鎮守中官

帝既罷雲南中官至是四川繼之尋浙江湖廣福建兩廣及獨石萬全永寧皆罷凡內臣之為鎮守者先後撤除殆盡云

夏四月禘于太廟

帝既正太祖位向欲復古禘祭侍讀學士夏言

帝欲
輯郊

禮為成書擢言侍
讀學士允纂修官

獻禘議以為三代而下欲如虞夏

之禘黃帝商周之禘帝嚳譜牒難考宜為虛位以祀

庶曠典復行中允廖道周

字鳴吾
蒲圻人

上言皇姓為顓頊

之裔宜禘顓頊帝命廷臣集議咸謂稱虛位者茫昧

無據尊顓頊者世遠難稽廟制既定高皇帝為始祖

當禘德祖帝卒從言議乃于太廟設虛位以禘皇初

祖南向奉太祖配西向行禮如南郊儀定以丙辛歲

一行

五月始祀皇地祇于方澤

六月雷震午門

秋七月張孚敬罷

孚敬即璉以犯帝嫌名請改帝手書賜之夏言恃帝

眷數以事訐孚敬孚敬銜之與太常卿彭澤

此又一彭澤南

海人以議禮進用

搆陷行人司正薛侃

字南謙揭陽人

欲以傾言廷

鞠事露帝斥其伎罔令致仕去

時侃上疏請擇親藩賢者居京師以待皇

嗣之生帝怒下侃獄究交通主使者侃先曾以疏草示澤澤與侃及言俱同年生澤素附乎敬而乎敬方憾言默計儲副事觸帝怒必興大獄誣言同謀可禍也始侃藁示乎敬因報侃曰張公甚稱善當從中贊之手敬乃先錄侃藁以進謂出于言請勿先發以待疏至帝許之侃猶豫澤類趣之乃上及廷鞠拷掠備至侃獨自陳澤挑使引言侃曠日日疏我自具趣我上者爾也爾謂張少傳許助言何與給事中孫應奎等揖乎敬避乎敬怒應奎等疏聞詔並下言等獄再鞠具得其實乃釋言等侃為民澤戍邊

八月升安陸州為承天府

巡檢徐震奏于安陸建京師禮部尚書李時等駁其非制遂改州為承天府設鍾祥縣為府治

先是尊崇禮定帝名

獻皇帝壽陵曰顯陵已而錦衣百戶隨全等請遷顯陵北葬天壽山工部尚書趙璜力斥其謬席書亦再集廷臣議已之至是光祿寺廚役王福等復以為言

李時極諫不可事乃寢趙璜字廷實安福人

九月以李時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自張桂與費宏楊一清相傾軋讎不已孚敬罷翟鑾獨秉政者兩月時入兩人皆遜順無齟齬政府稍寧

帝幸西苑

先是西苑宮殿成宴羣臣以落之及是帝御無逸殿

召李時坐講無逸篇程鑾講幽風七月詩武定侯郭
勛及九卿翰林俱入侍講畢帝退御幽風亭賜晏
以夏言為禮部尚書

時士大夫多惡張孚敬恃言抗之言既以開敏結主
知又折節下士大得聲譽朝廷制作一決于言閣臣
李時程鑾取充位而已

冬十一月召張孚敬復入閣

孚敬還朝夏言益用事孚敬亦不能專恣如曩時矣

十二月戍監察御史喻希禮乞赦免議禮議獄得罪諸臣帝

麻成人成

石金于邊衛

時方修醮祈嗣希禮乞赦免議禮議獄得罪諸臣帝大怒曰希禮謂朕罪諸臣致遲嗣續邪命所司叅議以聞未上金復言之二人並謫戍邊衛

壬辰

十一年夏四月復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世爵

遇春後封懷遠侯文忠後封臨淮侯愈後封定遠侯和後封靈璧侯于是開平岐陽寧河東毆四王復延

世緒

五月以方獻夫為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
先是獻夫以吏部尚書去位既而有詔召還獻夫潛

入西樵

山名在廣州府
南海縣西南

以疾固辭使命再至乃就道

以故官入閣

秋八月彗星見東井

芒長丈餘掃太微垣及角宿天門凡一百十有五

乃滅編修揚名

守實卿
遂寧人

應詔上言汪鉉小人之尤郭

勛奸回之首而陛下用之是偏於喜也建言諸臣謹

罰已久未蒙收錄是偏于怒也且工作屢興財力並

竭又崇信真人邵元節

貴溪人龍虎山
上清宮道士

不稽之言設

醮內府命左右大臣奔走供事此皆聖心之偏蔽帝

怒下獄戍邊

時南京御史馮恩亦上疏以張孚敬為
根本之彗江鉉為腹心之彗方獻夫為

門庭之彗三彗不除庶政終不可理帝得疏大怒逮
下詔獄論死比朝審鉉當主筆東向坐恩獨向闕跪
鉉今卒拽之向已恩起立不屈因與鉉互相詬詈反
言等解之乃止及出土民觀者如堵皆嘆曰是御史
非但口如鐵其膝其膽其骨皆鐵也因稱四鐵御史
恩子行可年十三伏闕訟冤日夜號呼長安街乞救
無敢言者久之乃刺臂血書疏自縛闕下請代父死
詞極哀帝覽之惻然令法司再議恩遂遣戍雷州後

遇赦還行可以孝行旌導舉鄉
薦 馮思字子仁松江華亭人

張孚敬罷

帝以星變心疑大臣擅政孚敬因求罷給事中魏良

弼

字師說
新建

劾孚敬專橫竊威福秦鰲

字子元
崑山人

復詆其

妬賢病國二疏並入帝為罷孚敬

癸巳

十二年春正月巡撫河南都御史吳山

吳縣人

獻白鹿

羣臣表賀

自後諸瑞異踵至百寮表賀遂為常典

召張亨敬復入閣

帝復思亨敬遣鴻臚召還已而彗復見畢昴聞亨敬乞避位不許

三月釋奠于先師

冬十月大同兵亂殺總兵官李瑾

小王子屯大同塞外瑾督後浚濠急役卒王福勝王保等數十人鼓噪殺瑾巡撫潘倣

洛陽人

奏瑾激變宜

撫帝命總制劉源清

字汝澄東平人

討之師次陽和倣捕殺

叛軍數人繫王保等以獻請班師源清懲前胡瓚事

不欲已遣裨將入城索賊賊復夜謀殺千戶張欽出

前叅將黃鎮指揮馬昇楊麟于獄奉為帥與官軍迎

戰源清等亦晝夜攻圍賊潛出塞誘外寇為助寇兵與官

軍殺傷相當知叛卒不足賴大詔而去源清請增兵置帥禦寇而已得

專事攻城帝不許源清仍百道攻之死者相籍帝怒

奪其職以張瓚字廷獻涪州人居京師代之瓚未至郎中詹榮

字仁甫山海衛人督餉大同察馬昇楊麟無逆志許宥其死

俾自劾昇等遂結心腹擒斬首惡黃鎮等以獻亂乃

定

已而瓚至麾兵退二舍鼓吹入城大集文武將吏置酒高會賞有功者而還

下建昌侯張延齡于獄削昌國公張鶴齡爵

初興國太后入宮皇太后猶以藩妃禮遇之帝頗不

悅及帝朝皇太后待之又倨會延齡為人所告

正德中日

若曹祖告延齡謀不軌下獄鞠之祖仰藥死獄無左證遂解指揮司聰負延齡金索之急遂與天文生董景子至謀訐祖前所首事脅延齡賄延齡殺聰而折所負券至發其事奏上之延齡又嘗以私憾殺婢及僧圍池又僭侈遂欲坐以謀逆族其家皇太后寤

踰制及是并發

侈

遂欲坐以謀逆族其家皇太后寤

張延齡縱恣殺人罪固自取但
嘉靖于昭聖太
后不能無纖芥
猜嫌因欲釋憾
于其兄弟寔非
孝事之誡張學
敬再四執持立
言願為得體但
乎敬性類伎刻
又善逢迎何獨
于延齡持正保

全或自括為眾
論所不予欲藉
此以沽名末路
台則素與及於
心為交遊假公
以行私惠皆
不可知耳

迫無所出欲為請帝謝不見張孚敬言延齡守財虜
耳何能反法司治延齡前事坐違制殺人論死及秋
盡當論孚敬又上言皇太后春秋高卒聞延齡死萬
一不食有他故何以慰敬皇帝在天之靈帝恚以危
語怵孚敬帝曰自古疆臣令君非一若今愛死因
令朕矣當悔不從揚廷和事敬皇帝耶孚
敬仍力爭以故終昭聖太后世得長繫鶴齡以延齡
故削爵謫南京指揮

甲午十三年春正月廢皇后張氏立妃方氏為皇后
應天江寧

人

夏四月削給事中張選

字舜舉無錫人籍

時帝久不親祀事孟夏時享復遣郭勛攝選疏諫忤旨廷杖八十死而復甦遂削籍

方獻夫罷

獻夫好飾恬退名而屢為言官所劾中惡雖執大政氣厭厭不振又以帝恩威不惻居職二載三疏引疾

帝優詔許之

初獻夫緣議禮進以司馬光與王荅同論為人所痛詆及與璉等共事持論頗

平恕以此人不甚
惡之家居十年卒

六月南京太廟災

時帝欲更營太廟命夏言等相度規制會南京太廟

災帝遂用言等議

言會張璉等議曰京師宗廟行將復古而南京太廟遽罹回祿皇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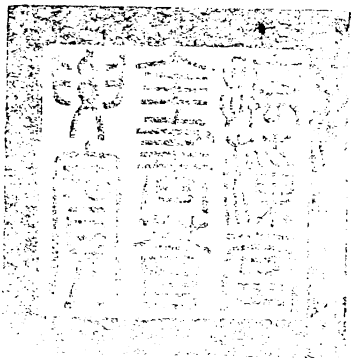
眷德之意祖宗啟後之靈
可以黜會矣帝善其言

南京太廟不復建其遺趾

做壇墠意築周垣護之歲時香火并于南京奉先殿
而益趣營新廟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八



總校官舉人 臣章維桓

校對官中書 臣江連

謄錄監生 臣秦沅